



〔清〕曹雪芹著 戴敦邦插图

姜克改写

红楼梦

四大名著普及本

双色插图版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黄山书社

APCTIME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四大名著普及本

双色插图版

红楼梦

〔清〕曹雪芹 著 戴敦邦 插图

姜克 改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:普及版/(清)曹雪芹著;姜克改写.——合肥:黄山书社,2010.8

ISBN 978-7-5461-1484-2

I. ①红… II. ①曹… ②姜… III. ①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-缩写本 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51254号

红楼梦

(清)曹雪芹著 戴敦邦插图 姜克改写

出版人:左克诚	策划编辑:余玲 张文军	装帧设计:未氓
责任印刷:李磊	责任编辑:余玲 周振华	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

黄山书社(<http://www.hsbook.cn/index.asp>)

(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编:230071)

经 销:新华书店	营销部电话:0551-3533762 3533768
印 制: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	电 话:0551-5661327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25 字数:380千字

版次:2010年8月第2版 2010年8月第4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461-1484-2 定价:2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 1 回	接外孙贾母惜孤女	初见面宝玉发痴病	1
第 2 回	刘姥姥一进荣国府	周妈妈送花遭抢白	12
第 3 回	识奇缘金锁配通灵	见熙凤贾瑞起淫心	23
第 4 回	秦可卿夭逝黄泉路	王熙凤协理宁国府	36
第 5 回	大观园试才题对额	荣国府归省庆元宵	49
第 6 回	情切切良宵花解语	意绵绵静日玉生香	59
第 7 回	听曲文宝玉悟禅机	读西厢妙词通戏语	72
第 8 回	推油灯贾环烫宝玉	中邪祟叔嫂逢五鬼	84
第 9 回	潇湘馆春困发幽情	埋香冢黛玉泣残红	91
第 10 回	蒋玉菡情赠红汗巾	林黛玉怒剪玉穗儿	102
第 11 回	拌嘴儿作负荆请罪	撕扇子为千金一笑	112
第 12 回	驳湘云黛玉见真心	告恶状宝玉受笞挞	124
第 13 回	赠旧帕题诗潇湘馆	道真言梦语怡红院	136
第 14 回	秋爽斋偶结海棠社	蘅芜院夜拟菊花题	144
第 15 回	林潇湘魁夺菊花诗	薛蘅芜讽和螃蟹咏	153
第 16 回	村姥姥是信口开河	情哥哥偏寻根究底	160
第 17 回	史太君设宴猜酒令	刘姥姥醉卧怡红院	169
第 18 回	蘅芜院姐妹促膝谈心	潇湘馆雪夜披蓑戴笠	181

第 19 回	鸳鸯女誓不做妾 凤姐儿巧放二饼	186
第 20 回	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	195
第 21 回	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芦雪庭里联诗咏句	202
第 22 回	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	211
第 23 回	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	221
第 24 回	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死金丹寄灵铁槛寺	229
第 25 回	贾二舍偷娶尤二姐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	239
第 26 回	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门	253
第 27 回	见土仪黛玉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	259
第 28 回	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	266
第 29 回	弄小巧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金自尽	274
第 30 回	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	281
第 31 回	痴丫头误拾绣香囊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	289
第 32 回	开夜宴感怀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	300
第 33 回	俏丫环抱屈夭风流 痴公子倾情祭芙蓉	306
第 34 回	懒宝玉读书顽心重 病潇湘痴魂惊噩梦	315
第 35 回	支月银凤姐倒苦水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	325
第 36 回	闻桂花凄情思故乡 感秋深抚琴悲往事	332

第 37 回	蛇影杯弓黛玉绝粒	枯木发枝贾母赏花	340
第 38 回	失宝玉众人知奇祸	发痴病贾琏贴晓谕	347
第 39 回	瞒消息凤姐设奇谋	泄机关黛玉迷本性	354
第 40 回	林黛玉焚稿断痴情	薛宝钗出闺成大礼	360
第 41 回	林黛玉魂归离恨天	贾宝玉泪洒相思地	368
第 42 回	死缠绵潇湘闻鬼哭	史太君寿终归地府	374
第 43 回	忏宿冤凤姐托村妪	魂出窍和尚点迷津	382
第 44 回	得通灵幻境悟仙缘	中乡魁宝玉却尘缘	388



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初见面宝玉发痴病



兰台寺大夫林如海，是前科的探花，姑苏人氏，今由皇上钦点为巡盐御史，到扬州上任不久。这林如海年已四十，和妻子贾氏只生了一女，乳名黛玉，年方五岁，夫妻爱之如掌上明珠；见她生得聪明俊秀，便请了家塾教师，教她琴棋书画。

这黛玉虽然年岁小，且身体又弱，但功课从不误。不料过了一年多，母亲贾氏竟然一病而亡。黛玉奉侍汤药，守丧尽礼，过于哀痛，加上她本来就虚弱，因此旧症复发，便将学业停了。

黛玉治病期间，家住京城的外祖母，念及她无人依傍教育，便遣了船只来接。因黛玉未曾大痊，故尚未行。过些时日，黛玉病好了，林如海又催促着登船。黛玉不忍弃父而去，无奈她外祖母一定要她到京城去住，再加上父亲说：“我年已半百，再无续室之意，而且你多病，年又极小，上无亲母教养，下无兄弟姊妹扶持。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，正好减我顾盼之忧，如何不去？”黛玉听了，方洒泪拜别，随了奶娘及荣府中几个老妇人登舟而去。

船行了几日，到京城登岸时，早有荣府打发轿子和拉行李车辆伺候。这黛玉常听母亲说，她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，她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的仆妇，穿食用度，已是不凡，何况今至其家，多要步步留心，时时在意，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，不可多行一步路，恐被人耻笑了去。自上了轿，进了城，从纱窗中向外瞧了一瞧，其街市之繁华，人烟之阜盛，更非别处可比。

又行了半日，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，三间兽头大门，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，正门不开，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。正门之上有一匾，匾上大书“敕造宁国府”五个大字。黛玉想道：“这必是外祖的长房了。”又往西不远，照样也是三间大门，方是“荣国府”。看官不知，当日宁国公、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。宁公居长，生了两个儿子；宁国公死

后，长子贾代化也生了两个儿子，长子八九岁上死了，次子贾敬袭了官，如今一味好道，只爱烧丹炼汞，其他事一概不问，他的儿子贾珍因父亲一心想做神仙，把官倒让他袭了。这位贾爷也生了一个儿子，今年十六岁，叫贾蓉。

再说荣国公这条线。自荣国公死后，长子贾代善袭了官，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为妻，生了两个儿子：长子贾赦，次子贾政。如今贾代善早已去世，太夫人尚在，人称贾母、贾老太太。长子贾赦袭了官，为人平静中和，也不管理家务；次子贾政自幼酷爱读书，如今已升了员外郎。这贾政的夫人王氏，头胎生的公子叫贾珠，不到十二岁就娶了妻，一病就死了；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，不想隔了十几年又生了一位公子，说来奇了：一落胞胎，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，上面还有许多字迹，因而这位公子取名宝玉。

且说黛玉乘的轿子不进正门，由西角门而进，抬着走了一箭之远，将转弯时，便歇了下来。后面的婆子们也都跟着下来了，另换了四个衣帽周全的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复抬起轿子，众婆子步下跟随，到一垂花门前落下。众小厮又退了出去，众婆子上前打起轿帘，扶黛玉下了轿。

黛玉扶着婆子手进了垂花门：两边是抄手游廊，正中是穿堂，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风。转过屏风，小小三间厅房，厅后便是正房大院。正面五间上房，皆是雕梁画栋，两边穿山游廊厢房，挂着各色鹦鹉、画眉等雀鸟。台阶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，一见她们来了，都笑迎上来，说：“刚才老太太还念诵呢！可巧就来了。”于是三四人争着打起帘子，嘴里说：“林姑娘来了！”

黛玉刚进房，只见两个人扶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，黛玉知是外祖母了，正要下拜，早被外祖母抱住，搂入怀中，“心肝儿肉”叫着大哭起来。当下侍立之人，无不落泪，黛玉也哭个不休。众人慢慢解劝住了，黛玉这才拜见了外祖母。她正是史氏太君，贾赦、贾政之母。

当下贾母将屋里的人一一指给黛玉相认：“这是你大舅母。——这是二舅母王夫人。——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。”黛玉一一拜见了。贾母又叫：“请姑娘们来。今日远客初来，可以不必上学去。”众人答应了一声，便去了两个。

不一时，只见三个奶妈和五六个丫环簇拥着三位姑娘来了：第一个肌肤微丰，身材合中，温柔沉默，观之可亲；第二个削肩细腰，长挑身材，鸭蛋



接外孙贾母惜孤女

脸儿，俊眼修眉，顾盼神飞，文采精华，见之忘俗；第三个身量未足，形容尚小。——三人钗环裙袄，皆是一样的装束。黛玉忙起身迎上来见礼，互相厮认。

大家归了座。众人见黛玉年纪虽小，但其举止言谈不俗，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，却有一段风流态度，因知她有不足之症，便问道：“常服何药？如何不治好了？”

黛玉道：“我自来如此，从会吃饭时便吃药，到如今了，经过多少名医，总未见效。那一年我才三岁，记得来了一个癞头和尚，说要化我去出家，我父母自然不答应。和尚又说：‘既舍不得她，只怕她的病一生也不能好了！若要好时，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，除父母之外，凡有外亲，一概不见，方可平安了此一生。’这和尚疯疯癫癫说了这些话，也没人理他。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。”

贾母道：“这正好，我这里正配丸药呢，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……”

一语未休，只听后院中有笑声，说：“我来迟了，不曾迎接远客！”

黛玉思忖道：“这些人个个敛声屏气恭肃严整，这来者是谁，这样放诞无礼？”正想时，只见一群媳妇、丫环围拥着一个丽人，从后房进来：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，彩绣辉煌，恍若神妃仙子。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，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，脖子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，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褙袄，裙边系着绿色宫绦，双衡比目玫瑰佩，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，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。一双丹凤三角眼，两弯柳叶吊梢眉，身量苗条，体格风骚；粉面含春威不露，丹唇未启笑先闻。

黛玉连忙起身接见。贾母笑道：“你不认得她，她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辣货，南京所谓‘辣子’，你只叫她‘凤辣子’就是了。”

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，众姊妹忙告诉黛玉道：“这是琏嫂子。”

黛玉虽没见过面，却听见她母亲说过：大舅贾赦之子贾琏，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的侄女：学名叫王熙凤。黛玉忙赔笑见礼，以“嫂”呼之。

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，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，笑道：“天下真有这样的标致人物！我今日才算看见了！况且这通身的气派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，竟像是个嫡亲的孙女，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刻不忘。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，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！”说着便用帕拭泪。

贾母笑道：“我才好了，你倒来招我。你妹妹远路才来，身子又弱，才劝住了，快休再提前话。”

熙凤听了，忙转悲为喜，携着黛玉之手问：“妹妹几岁了？可曾上过学？现吃什么药？在这里不要想家，要什么吃的、什么玩的，只管告诉我；丫头、老婆们不好，也只管告诉我。”黛玉一一答应，一面熙凤又问婆子们：“林姑娘的行李、东西可搬进来了？带了几个人来？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，让她们去歇歇。”

婆子们连忙下去安排了。贾母命两个老嬷嬷带了黛玉去见两个舅舅去。这时贾赦之妻邢氏忙起身笑着道：“我带了外甥女过去，倒也方便些。”

贾母笑道：“正是呢，你带她去吧，不必过来了。”

那邢夫人答应了，遂带了黛玉与王夫人告辞，大家送至穿堂。垂花门前早有众小厮拉过一辆翠幄青绸车来，邢夫人携了黛玉坐上，众婆娘们放下车帘，小厮驾上驯骡，出了西角门，往东过荣府正门，入一黑油漆大门内，至仪门前，方下车来。

邢夫人挽了黛玉的手进入院中，进入三层仪门，果见正房、厢庑、游廊小巧别致。进入正室，早有许多盛妆丽服之姬妾、丫环迎着。邢夫人让黛玉坐了，一面命人到外书房中请贾赦。去的人一会儿来说：“老爷说了：‘连日身上不舒服，见了姑娘彼此伤心，暂且不忍相见。’”

黛玉坐了一刻，便要告辞，邢夫人苦留吃过饭再走，黛玉笑道：“我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，恐迟去不恭，过几日再来，望舅母容谅。”

邢夫人道：“这也罢了。”遂命两个嬷嬷用方才坐来的车子送了过去。于是黛玉告辞。邢夫人送至仪门前，又嘱咐了众人几句，眼看着车去了方回去。

一时黛玉进入荣府，下了车，众嬷嬷引着便往东转弯，走过一座东西的穿堂、向南大厅之后，仪门内大院落，上面五间大正房，两边厢房鹿顶，耳房钻山，四通八达，轩昂壮丽。黛玉便知这方是正内室，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门。原来王夫人时常居坐宴息亦不在这正室，只在正室东边的三间耳房内。于是老嬷嬷引黛玉进东房门来，让黛玉上炕坐，本房的丫环忙捧上茶来，黛玉一面吃着茶，一面打量这些丫环们妆饰衣裙，举止行动，果然与别家不同。茶未吃了，只见一个丫环走来笑道：“太太说：请林姑娘到那边坐吧。”

老嬷嬷于是又引黛玉出来，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内：正面炕上横设一张炕桌，上面堆着书籍茶具，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，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搭着半旧的弹花椅袱，黛玉便向椅上坐了。王夫人再三让她上炕，她

方挨王夫人坐了。

王夫人说：“你舅舅今日斋戒去了，再见吧。只是有一句话嘱咐你：三个姊妹人都极好，以后你们一处念书认字，学针线，或偶一玩笑，都有个尽让的。但我最不放心的却有一件：我有一个孽根祸胎，是家里的‘混世魔王’，今日因庙里还愿去，还没回来，晚点你看见就知道了。你以后不要睬他就行了，你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。”

黛玉听母亲说过，二舅母生的有个表兄乃衔玉而生，顽劣异常，不喜读书，最爱和姊妹们厮混；外祖母又十分溺爱，无人敢管。今见王夫人所说，便知是这位表兄，一面赔笑道：“舅母所说的可是衔玉而生的这位表兄？在家时记得母亲常说，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，小名就叫宝玉，性虽憨顽，但待姊妹们却极好。我来了，自然和姊妹同住一处，兄弟们自另院别室的，岂有沾惹之理？”

王夫人笑道：“你不知道缘故：他与别人不同，自幼因老太太疼爱，原系同姊妹们一处娇养惯的。若姊妹们一日不理他，他倒还安静些；若一日姊妹们和他多说了一句话，他心上一喜，便生出许多事来。所以嘱咐你别睬他，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，一时有天无日，疯疯傻傻：你休信他。”黛玉一一都答应着。忽见一个丫环来说：“老太太那里传晚饭了。”

王夫人忙携了黛玉从后房门由后廊往西出了角门，再穿过一个东西穿堂，便是贾母的后院了，于是进入后房门，已有多人在此伺候，见王夫人来了，方安设桌椅。只见贾母正面榻上独坐，两旁四张空椅。熙凤忙拉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子上坐下，黛玉推让着。贾母笑道：“你舅母和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。你是客，原该如此坐的。”黛玉这才入了座。贾母命王夫人也坐了。

这时迎春姊妹三个也入了座，迎春坐右手第一，探春左手第二，惜春右手第二。旁边丫环执着拂尘、漱盂、巾帕，贾珠之妻李氏、凤姐二人立于案旁劝让；外间伺候的媳妇、丫环虽多，却连一声咳嗽不闻。

饭毕，丫环用小茶盘捧上茶来。黛玉见了这里许多规矩，不似家中，亦只得随和着些，接了茶。又有人捧过漱盂来，黛玉也漱了口，又盥手毕。然后又捧上茶来，——这方是吃的茶。

贾母喝着茶，说：“你们去吧，让我们说说话儿。”王夫人听了忙起身，引李、凤二人去了。

贾母问黛玉念何书，黛玉道：“刚念了《四书》。”

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，贾母道：“读什么书，不过认几个字，不是睁

眼睛罢了！”

一语未了，听外面一阵脚步响，丫环进来报道：“宝玉来了。”

黛玉心中想：“这个宝玉，不知是怎么个人物？”正想着，进来一个青年公子：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；面若中秋之月，色如春晓之花，鬓若刀裁，眉如墨画，鼻如悬胆，脸如桃瓣，睛若秋波，虽怒时而似笑，即嗔视而有情；脖上金螭璎珞，又有一根五色丝绦，系着一块美玉。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，心中想道：“好生奇怪，这人像在哪里见过的，何等眼熟！……”

只见宝玉向贾母请了安，贾母便命：“去见你娘再来。”即转身去了。

一会再来时，已换了冠服，仍旧戴着项圈、宝玉、寄名锁、护身符等物；下面半露松绿撒花绫裤，锦边弹墨袜，厚底大红鞋：越显得面如傅粉，唇若施脂；转盼多情，语言常笑；天然一段风韵，全在眉梢；平生万种情思，悉堆眼角。

贾母笑道：“外客未见就脱了衣裳！还不去见你妹妹。”

宝玉早已见了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儿，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，忙来作揖。相见毕，归座细看，那模样与众不同。宝玉看罢，笑道：“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。”

贾母笑道：“可又是胡说！你何曾见过她？”

宝玉笑道：“虽然未曾见过她，然而看着面善，心里倒像是旧相识，恍若远别重逢的一般。”

贾母笑道：“好！好！若如此便更加和睦了。”

宝玉便走向黛玉身边坐下，又细细打量一番，问道：“妹妹可曾读书？”

黛玉道：“不曾读书，只上了二年学，认得几个字。”

宝玉又道：“妹妹尊名？”

黛玉便说了名。

宝玉又问：“可有玉没有？”

众人都不解，黛玉便忖度着：“因他有玉，故问我有无。”便答道：“我没有。那玉是件罕物，岂能人人皆有？”

宝玉听了，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，摘下那玉，狠命摔去，骂道：“什么罕物！人的高下不识，还说灵不灵呢！我不要这劳什子了。”

吓得众人一拥争去拾玉，贾母急得搂了宝玉道：“孽障！你生气要打人骂人容易，何苦摔那命根子！”

宝玉满面泪痕泣道：“家里姊姊妹妹都没有，单我有，我说没趣；如今

来了这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：可见这不是个好东西。”

贾母忙哄他道：“这妹妹原有玉来的，因你姑妈去世时，舍不得你妹妹，遂将她的玉带了去，因此她才说没有玉。你如今怎比得她，还不好生慎重戴上，小心你娘知道了！”说着从丫环手中接给来，亲自给他戴上。

宝玉听如此说，想一想，也就不生别论了。

当下奶娘来问黛玉房舍，贾母说：“将宝玉挪出来，同我住在套间暖阁里；把你林姑娘暂时安置在碧纱橱里。等过了残冬，春天再给她们收拾房屋，另作一番安置吧。”

宝玉道：“好祖宗！我就在碧纱橱外床上很妥当，又何必出来，闹你老祖宗不得安静？”

贾母想了一想，说：“也罢了。”每人一个奶娘和一个丫头照管，余者在外间上夜听唤。

黛玉只带了两个人来：一个是自己的奶娘王嬷嬷，一个是十岁的小丫头，名唤雪雁。贾母见雪雁甚小，一团孩子气，王嬷嬷又极老，恐怕照顾不了黛玉，便将自己身边一个二等丫头名唤紫鹃的给了黛玉，亦如迎春等一般：每人限自幼乳母外，另配有四个嬷嬷；除贴身掌管钗钏、盥沐两个丫头外，还有四五个洒扫房屋、来往使役的小丫头。

当下王嬷嬷与雪雁等陪侍黛玉在碧纱橱内；宝玉的乳母李嬷嬷和大丫头袭人陪侍在外大床上。

原来这袭人亦是贾母之婢，本名珍珠。贾母因溺爱宝玉，生恐宝玉之婢不听使唤，素知袭人心地纯良，克尽责任，便叫她陪侍宝玉。宝玉因知她本人姓花，又曾见旧人诗句有“花气袭人”之句，便将她更名为袭人。这袭人有些痴处：服侍贾母时，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；今跟了宝玉，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。

晚上，宝玉、李嬷嬷已睡了，袭人见里面黛玉、雪雁等还没安歇，便卸了妆，悄悄地进来，笑问：“姑娘怎么还不安歇？”

黛玉忙笑让：“姐姐请坐。”

袭人在床沿上坐了。

雪雁笑道：“林姑娘在这里伤心，自己淌眼抹泪的，说：‘今儿才来了，就惹出你家哥儿的病。倘或摔坏了那玉，岂不是因我之过！’所以伤心，我好容易劝好了。”

袭人道：“姑娘快别这么着！将来只怕比这更奇怪的笑话儿还有呢。若

为他这种行状，你多心伤感，只怕你还伤感不了呢，快别多心！”

黛玉道：“姐姐们说的，我记着就是了。”大家又叙了一回，方才安歇。次早起来，向贾母请了安，便往王夫人处来，正值王夫人与熙凤在一处拆金陵来的书信。黛玉虽不知原委，探春等却晓得是议论金陵城中居住的薛家姨母之子——姨表兄薛蟠，倚财仗势，打死人命一案，现正由应天府审理。如今母舅王子腾得了信，故遣他家内的人来告诉这边。

黛玉同姊妹们看见王夫人沉重的样子，便都起身告辞了，往寡嫂李氏房中来了。

原来这李氏即贾珠之妻。珠虽夭亡，幸存一子，取名贾兰，今方五岁，已入学攻书。这李氏叫李纨，系金陵名宦之女，父名李守中，曾为国子监。李纨青春丧偶，虽居处于膏粱锦绣之中，竟如槁木死灰^①一般，对万事一概不闻不问，唯知侍亲养子，外则陪侍小姑做针线诵读而已。

姊妹们在李纨屋里坐下来，又七嘴八舌地说起金陵那边薛蟠打死人的事来。

原来这薛蟠系金陵人氏，幼年丧父，家中有百万之富，五岁上就性情奢侈，言语傲慢，终日斗鸡走马，游山玩景而已。寡母王氏，是现任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之妹，与荣国府贾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，今年四十上下，除有薛蟠一子，还有一女，比薛蟠小两岁，乳名宝钗，生得肌骨莹润，举止娴雅。当时她父亲在世时，极爱此女，令其读书识字，较之乃兄，竟高十倍。近日皇宫广招名家之女，选中者，进宫为公主陪读。宝钗意欲进京一试，再加上母亲与在京的姨母久未见面，一家人便合计着进京，谁料就要启程之际，偏偏这薛蟠打死了人。

这死者叫冯渊，先前从拐子手里买了一个叫香菱的女子，准备与她成亲，可这拐子贪得无厌，收了冯渊的银子后，一转手，又将香菱卖给了有钱有势的薛蟠为妾，尔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那冯渊咽不下这口气，且又不知道薛家在金陵的势力，三番五次地到薛家夺人。那薛蟠是好惹的吗？一怒之下，喝令手下豪奴将冯渊打死，又使了白花花的银子，买通了审案的府衙，自己带了母亲、妹妹等，径起身赴京去了。人命官司，他却视为儿戏，自以为花上几个臭钱，没有不了的。

一家三口即将入京时，又闻得母舅王子腾升了九省统制，奉旨出都查

^① 槁木死灰：比喻对世事无动于衷。

边。薛蟠心中暗喜道：“我正愁进京去有嫡亲的母舅管辖，不能任意挥霍，如今升出去，可知天从人愿！”便和母亲商议道：“咱们京中虽有几处房舍，只是这十年来没人居住，那看守的人，未免偷着租赁给人，须先叫人去打扫收拾才好。”

他母亲道：“何必如此招摇！咱们这次进京，原是先拜望亲友，或是在你舅舅处，或是你姨爹家，他两家的房舍是极宽敞的，咱们先住下，再慢慢地叫人去收拾，岂不消停些？”

薛蟠见母亲如此说，情知扭不过的，只得吩咐车夫，一路奔荣国府而来。

那时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亏府衙从中帮忙了结了，才放了心，又见哥哥升了边缺，正愁少了娘家的亲戚来往，略加寂寞。

过了几日，忽听家人报：“姨太太带了哥儿、姐儿合家进京，在门外下车了。”

喜得王夫人忙带了女媳人等接出大厅来，将薛姨妈等接了进去。姊妹们一朝相见，悲喜交集，自不必说；叙了一番契阔^①，又引着拜见贾母，将人情土物各种酬献了，合家俱厮见过，又治席接风。

薛蟠拜见过贾政、贾琏，又引着见了贾赦、贾珍等。贾政便使人来对王夫人说：“咱们东南角上梨香院，一所十来间房子，白空闲着，叫人打扫了，请姨太太和姐儿、哥儿住了甚好。”

这时贾母也遣人来说：“请姨太太就在这里住下，大家亲密些。”从此后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。

这梨香院原先是荣国公晚年养静之所，小小巧巧，约有十余间房子。薛蟠原不想在此住着，生怕受姨夫贾政的管束，只因姨妈殷勤苦留，不得不暂时住下。谁知住了不过一个月，贾宅族中的子侄，薛蟠竟认识了一半。他们正好臭味相投，整日不是吃酒，就是聚赌，使得那薛蟠，比来京之前还坏了十倍。过了没多久，薛蟠见金陵的官司已经平息，便说服了母亲，将香菱从金陵接到京城，放在屋里做了妾。

如今再说林黛玉在荣府，深受贾母万般怜爱，饮食起居，都和宝玉的待遇一样，而迎春、探春、惜春三个孙女倒且靠后；就是宝玉和黛玉二人之亲密友爱处，亦是与众不同：日则同行同坐，夜则同止同息，真是言和意顺。

① 契阔：离合，聚散。

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，年纪虽大不多，然而品格端方，容貌美丽，人谓黛玉所不及。而且宝钗行为豁达，随分从时，不像黛玉那样孤高自许，目无下尘，故深得下人之心；即使是那些小丫头们，亦多与宝钗玩笑。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忿怏郁之意，宝钗却浑然不觉。

那宝玉亦在孩提之间，况自天性所稟，一片愚拙偏僻，视姊妹、兄弟皆出一体，并无亲疏远近之别。如今与黛玉同处贾母房中坐卧，故略比别个姊妹熟惯些。既熟惯，则更觉亲密；既亲密，则不免有求全之毁，不虞之隙。这日不知为何，他二人言语有些不合起来，黛玉又在房中独自垂泪，宝玉又自悔言语冒撞，前去俯就，那黛玉方渐渐回转来。

一日宝玉倦怠，恍惚睡去，不觉到了一个所在，遇一仙姑，喜得忙来作揖，笑问道：“神仙姐姐，不知从哪里来？如今要往哪里去？我也不知这是何处，望乞指点。”那仙姑道：“吾乃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也。因近来风流冤孽，缠绵于此，是以前来访察机会，布散相思。可试随我一游否？”宝玉听了，喜悦非常，随仙姑至一所在。进了二层门内，宝玉见两边配殿写着“痴情司”、“结怨司”等，遂进入“薄命司”，只见有十数个大橱，其中一橱封条大书七字云：“金陵十二钗正册”。宝玉因问：“何为‘金陵十二钗正册’？”警幻道：“即贵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册，故为正册。”宝玉再看下首一橱，上写着“金陵十二钗副册”。宝玉将“正册”橱门开了，拿出一本册来，只见这首页上画着两株枯木，木上悬着一围玉带；地下又有一堆雪，雪中一股金簪。有四句诗道：

可叹停机德，堪怜咏絮才！玉带林中挂，金簪雪里埋。

宝玉看了不解。警幻又带宝玉各处游玩，忽至一个所在，但见荆榛遍地，狼虎同行，迎面一道黑溪阻路。黑溪中忽有许多夜叉恶鬼，向宝玉扑来，宝玉大喊“救命”，不觉醒来，心内迷迷糊糊，若有所失。袭人等众丫环忙赶来，端上桂圆汤来。宝玉喝了两口，才清醒过来。欲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